

我在奔走时，它在流动，但我总走不出它的脉络。童年的时候，一双粗糙的大手如支骨撑开的伞，托起我在河的怀抱学泳。几经呛水，几经沉浮，终于能独自挥动臂膀，在河的水决中搏风击浪。但突突而过的抽水机船卷来一道道浪头，差点淹没我一生的理想。从此，我认识它的生性柔情，也领教它的桀骜不驯。血脉中烙下故乡河永恒的记忆。

我的故乡是水乡，因为在城市之西，所以叫西乡。西乡的土地浮在水上，水又在湿润的土地流动，所以贤哲说西乡是水做的。水是西乡的血脉，也是西乡的灵魂。因为河流的长流不息和水的无私润泽，西乡人从来不知旱的滋味。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西乡没有公路和车辆的影子，放眼原野是河沟，出脚远方是舟楫。船在河中走，人在船上愁。那时的西乡人去趟盐城都得眼帮船，不是篷帆鼓风走顺水，就是人工拉纤逆水行。六七十里的水路走上一天，比去趟上海南京还要难。西乡人爱用“上南京”的俚语，比喻做事难出脚难。

童年读唐诗宋词，常常吟咏“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等诗词名句，羡慕江南塞北有青山，青山石径可攀岩。但看自己脚下，除了黑土就是白水，一马平川，没有一点诗意和激情。

深深植根并依恋于这片黑土白水，

## 邻居

王帮琴

毕业后的第一处租屋对面是家杂货铺，在上世纪90年代，那种利用自家房子经营日常用品、只留一个大窗口对着街面的小店满小巷都是，窗口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小玩意。住得久了，渐渐与四世同堂的一家人熟起来。

年龄最大的老太太据说是我们单位的“开股元老”，直至有一天，老太太亲热地喊我们办公室五十多岁的谢工程师“小谢”时，我才相信她的资历不浅。老太太80多岁，声音清脆，耳不聋，眼不花，就是极少出屋走动，总是见她端坐在窗口旁，满目微笑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特慈祥亲切。

母亲曾在租屋陪我住过一段日子，同老寿星挺聊得来，在母亲回老家后的很长时间，老太太都念念不忘。我一度认为这位老寿星的健康与记忆了得，可最终发现是位“迷糊”。小店里的商品价格她一概不知，而且乱说一气，又很喜欢不厌其烦地问我姓什么。

等春节放假回来，发现杂货铺门附近摆放着不少花圈，不禁惊异老太太就这么悄悄走了。小店很快又开张营业，坐在窗口前的是老太太的孙子或孙媳妇。经常有种恍然感，似乎那位满头银发满目慈祥的老太太依旧坐在那儿，笑着问：“你姓啥？”

孙子、孙媳妇是爽朗的一对，窗台上的电话因为没设计价器，只打本市不打长途，打进找人的电话不少，经常听见两人大叫：“XX，电话落罗”，绝对的高音，不把人叫出来决不罢休。这电话中也有我的，听到“小王”便“蹭”地拖上鞋奔出去，对着话筒当着他们面极力克制缠绵的念头，而后十分感激又不好意思地买点零食什么的带回来。

有段时间，晚上躺在床上，一听见电话铃声就神经过敏，偏有个姓“汪”的邻居电话也挺多，常常是我跑出来比他快几倍，又失望地灰溜溜地回去。这时，孙子、孙媳妇就会开几句我的玩笑，这种神经高度紧张的日子终于在我“警告”那位不许将电话打到小店后才轻松了。不过，不分时间的电话以及高叫别人接电话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孙子的父母很少露面，似乎都去做后方工作了，只是有时会在喂小曾孙子吃饭时见到他们。小曾孙子上小学，贪玩的一类，看到孙媳妇对这小小人“吼训”是很平常的事。小曾孙子犯了罪股低着头，一转身，又成了一匹野马。那小曾孙子挺喜欢我，因为我嘴馋，会经常拎着零食进进出出，小家伙一看见我手中有“货”，立马礼貌百分地来句“阿姨好”，或者干脆不客气地接着问“你手里是什么”，那“什么”二字显得尤为嗲声嗲气的。哎，没辙，好吃的也得咽下口水假装大气地与小家伙分享。

日子就这么悄然过着。第一个“家”住了一年多时间。在后来的陆续安家，也曾遇到普通、可亲的邻居，他们让我感受着生活的平淡、美好。再后来，住进楼房，上班关门、回家关门，岁月匆匆，楼上楼下对面的邻居似乎都换过，但是谁，我一概都不知道了。

#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

夏牧

却又遗憾它的平川无高岭，没有登高望远的山峰，也没有可抒豪情的俯瞰。一杯黑土隆起的祖辈牺牲的坟头，每逢清明培上新土垒起坟墓，再插上纸剪的血红绿绿的祭幡，就是西乡土地上的最高点。孩提时的玩伴爬上坟头望田野，就好像至高无上了。

读过唐诗宋词中的山，方知孤陋寡闻，方觉脚下竟是这般平淡无奇。一种向往油然而生，一种自顾叹空的心念不言而喻，直到有一年遇到北京来的接兵部队杨排长，聊起他的家乡说我的家乡，方知脚下的土地竟是这么的坦荡和无私，这么的博大和神奇。

这位叫杨汝富的排长，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人。杨排长说云南多山，威信更是山中选山。山岭绵延锦绣，虽然风景如画，但山峦重叠，田无成片也是愁。尽管山高坡陡，乱石荒芜，但为生计而栖的祖祖辈辈，还是不畏艰辛求活路，开山辟土造梯田。梯田虽然风光好看，但耕牛上山难，运肥收获难，防洪防坍塌难。比这更难的是，十里无平川，出山堪比上青天。那时的山区不通公路，山里人出不了山，也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杨排长

部队所在的京郊密云县，也是群山起伏，平原少见。密云水库就是在群山包裹中的静荫闪亮的明珠。

初到我们西乡接兵的杨排长，行走水路，眼观平畴，尤其是看深秋的稻野遍地金黄，丰收的成色处处飘香，惊叹这是世上最为宜居的好地方。他发自内心的惊叹，令我动容，也令我汗颜。想想也是，旱涝保丰收，豪雨无灾患；出脚路路履平地，平畴处处是良田；水光激滟扬帆帆，网中鱼虾盘中鲜。这样的水灵沃野，这样的鱼米之乡，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改变了对家乡的看法。

西乡土地是神奇，奇就奇在秀水和灵渠。《后汉书》中所谓“洪泽丰沛，漫衍八方”，是这苏北里下河地区最好的写照。西乡地处水乡腹地，水多河多沟渠多。河渠承接天水，天水游走西乡。纵横交错的河渠勾勒出西乡的地貌特征，同时漫衍出西乡的钟灵毓秀。从江都邵伯闸流进的澎湃江水，逶迤东北进西乡，蕴积出十里碧波大纵湖，汇聚成水天一色九龙口，纵横着蟒蛇河盐宝河，流淌出东荡河朱沥沟，间夹着数不清的小河长沟和湖荡，恰似人体动脉，密如星罗棋布。

曾经，忽略西乡河流和水的灵

秀。如今回望，深刻领悟水是土地的血脉，河是土地的脉络。因为有众多河流，天雨成水有行道，蜿蜒东流入大海。但在解放前，任脉一样的西塘河、蟒蛇河、朱沥沟和督脉一样的盐兴河、横塘河和盐宝河长期淤积，行水不畅，雨季泛滥，横溢成灾，十年九涝，民生凋敝，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开河治水，疏淤通脉，涝沱豪雨行水有道，排灌系统畅通无阻，多少年来已不见洪灾泛滥，更不见村庄被淹。仅仅数十年，天地换了人间！西乡土地五谷丰登，西乡人民安居乐业。

西乡灵水不啻是带来鱼米之乡的美誉，而且哺育出古今以来众多的名人骚客，包括“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著名外交家乔冠华、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国文、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再往前溯的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明时书法和文学大家宋曹，以及在这片土地执教私塾的郑板桥等。他们把理想写在远方，把深情留在故乡，留在乡河。说西乡之水孕育了这一颗颗璀璨的人杰明珠，是恰如其分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每读艾青的诗，都会想到我的故乡西乡，想到西乡热土流淌的河流。她是土地的血脉，是天水赋予的灵蕴，是母亲乳汁一样的恩赐。西乡河流，在蓝天白云下徜徉，在无言的岁月漫行，也在我的血脉里流淌，成为永不磨灭的乡愁。



夕照

李海波 摄

换季时，我整理衣橱，发现衣橱最上端的柜子里有两个塑料袋。取出来一看，每个袋子里面都有一件套裙，一套是米色的水波纹图案，这是两年前流行的花色，虽然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感觉还能穿；另一套是老蓝底色配上几朵大花，不仅显得老气，还有点俗气，感觉没法穿。

爱人回来时，我把老蓝色的套裙拿给他看，问道：“你看这套裙怎么样？”他说：“样式还不错，就是颜色有点老气了。这是谁买的？”“情人买的。”我笑着说。这下他真生气了：“你能不能说实话？到底是谁买的？”我抢白道：“这难道不是你买的吗？你好好回忆回忆。”

他终于想起来了。五年前，在出差时经过山东临沂时，他给我买了两套裙子。“到家后，我兴致勃勃地把第一套老蓝色的套裙拿给你看，你嫌颜色太老气了，说不能穿。还抱怨我没眼光，把我想得那么老。结果第二套裙子我就没敢拿出来，把两套裙子都悄悄地放到你

不易发现的地方了。”他狡黠地笑着。这下我更憋不住了：“好歹这第二套你也拿出来给我看一眼啊，这套颜色浅一些，这水波纹如果当时穿还挺时尚的，现在再穿都过时了，好遗憾。”

邻居到我家串门时，我把这两套衣服拿给她看，向她诉说心中的不快。没想到邻居反过来打趣说：“你就别矫情了，他外出能想着给你买衣服就不错了，也没见他给自己买多少新衣服呀。你知道我家那位吗？外出时根本想不到给我买衣服。你就幸福着吧！”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想想还真是，他确实很少给自己买衣服，一件衣服都穿好多年。我还记得他曾跟我说过，男人的衣服样式都差不多，买来买来没多大区别。现在我才明白他这句话的深意。

## 束之高阁的套裙

卓维平

回想刚结婚的时候，日子太穷，只买当季的一身衣服，换季时便没有新衣服穿了。这件事他一直记在心上。后来生活条件好一些了，他外出时就经常给我买衣服。第一次他给我买了两件连衣裙，一件是淡蓝色的两件套，当时最时兴的布料，光泽鲜亮，手感顺滑，开衫边上印着精美的花纹，时尚又飘逸，我穿了好多年。另一套米色的，布料就很普通。好在我妹妹不嫌弃，拿去穿了。后来他又给我买一件棕色的羊绒毛衣，价格非常贵。颜色、样式我都很喜欢，料子也很柔软，可他买的是薄毛衣，高领衫，这就让我不开心了。

我又开始抱怨他：“毛衣如果是薄的，应该是春秋换季时穿，只能是中低领，这样的高领，还双层，那个季节你叫

## 情归荷处

陶敏

又到了吃莲子的时令。每年这个时候，城里沿街小贩的篮子里，准会出现一个个翠绿饱满的莲蓬，我也总会买几个回家，一颗颗地剥开品尝，整个夏天的清甜仿佛都被我吃进了嘴里。

小时候，婶婶家有一块不大的荷田，每当点点嫩芽从泥土里翘首以盼时，我总是第一个去看她们一个个冒出水面。不用多久，茂盛荷叶就会慢慢长满池子。调皮的我总是忍不住捡起地上的小石子抛入水中，水溅到荷叶上，形成一个个水珠。

最有趣的要数夏天。多少个夜晚，我和小伙伴们在荷塘边玩耍，看青蛙在荷叶上跳舞。胆大的小伙伴，商量着捡个竹竿奋力去够池中的莲蓬。那时，莲蓬是没少吃的，回家后母亲的数落也是没少听的。但还是乐此不疲地穿梭在荷塘和学校之间，那荷塘恰似迅哥的“百草园”。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当霜降来临，那片曾给我无限欢乐的荷塘开始变得破败。有的把自己深深埋没，有的只露出一角褶皱的衣裳，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对于年少的我，自然是欣赏不了这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心里只是期盼冬天快点过去。

记得有一天，父亲把家里丰硕的七分田地跟邻居置换了家门口的一小块水塘。他喊着我的乳名和蔼地说：“超，今年你就能吃到自家的莲蓬，喝排骨藕汤啦。”事先毫不知情的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兴奋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像极了荷塘里的青蛙。

等我开始想象荷塘的模样，父亲已经开始着手打造这个荷塘了。先是平整水塘，再撒上一层薄薄的化肥，然后变魔术似的拿出藕节、藕尖进行栽种。我已经忘记了那时的等待是多么的焦急，只记得那个盛夏过得飞快，

好像转眼间我家荷塘里的莲蓬就多了起来。

秋天来了，那是丰收的时刻。父亲穿上筒子鞋，挑起箩筐带上土框扛上锄头来到荷塘间，挖开一个渠口用土框堵着放水，然后弯腰开始在荷塘里拾藕。瞬间工夫，一节节长的带着泥土的莲藕就托在父亲手上了。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伟岸的父亲那一年，我吃到了今生最鲜、最甜、最糯的莲藕。

随后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不管在城里吃了多少山珍海味，在每一个秋天，我总是回忆那片满满的荷塘。但也只能是回忆而已，童年早已逝去，故乡都没有了，荷花还会有吗？

偶然的一天，朋友从她的故乡寄来两大包莲蓬。打开看时，一个个饱满膨胀，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荷花的种子呼之欲出，心中突生一种“莲子已成荷叶老”的情结。我心底顿时有了要养荷的想法。

可是，城市里的家，本来空间就不大，并不适合买口大缸放阳台种植。多方对比和权衡，我最终决定在书桌上养珠睡莲一解“荷之情”。虽然睡莲与人食的莲有明显区别，但不妨碍我爱莲的心和行动。没几天，我就买来精致的广口盆，买来种子加入营养液。每日勤于换水，保持水质干净，保证日照。然后像儿时一样，每天闲下来就去看我的莲。不一样的是，这时的两个多月太过漫长。

在我近乎虔诚的等待下，蛰伏的她终于开出了第一朵粉色的花。那是在一个夜晚，我入睡前看她最后一眼，就是那一眼，就发现她“亭亭净植”地立于明镜般的盆里，精致典雅。那一个夜晚，我的心里满是安宁欢喜。我知道我的故乡没有了，但我的莲花又回来了。

我怎么穿呀？如果要买高领衫，也应该买厚毛衣，冬天穿，这样才是实用的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件不实用的毛衣，还不如不买呢。”他自知理亏，默默不语。几年以后，我心想这么好的毛衣就这样摆着，太可惜了，于是拿出剪刀，大胆地把高领剪成了中领，好在毛绒线非常细腻，洗的时候，不毛边。

经过几次以后，我干脆跟他说：以后你外出不要再给我买衣服了，不是大了就是小了，要么就是料子不好，要么就是不合季节，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你连我能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知道，真让我伤心。但他还是忍不住，开始给我买内衣了。我能猜到他的心思：穿在里面的衣服，你总不会再觉得老气不老气或样式不合适了吧？当他把两套内衣塞到我手里时，我开心地笑了，不好意思地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以后你再给我买衣服，我不会再抱怨你了。”

其实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他心里都装着我。这就够了。

## 在五月，想念车间

袁广衡

想念一颗螺丝钉  
在拐角处闪着一点光芒  
想念工长严厉的呵斥声  
他从来不给别人留下情面  
想念质检员，一位老阿姨  
那张永远被乌云笼罩的脸  
想念三米凌乱不堪的工作台  
想念被我用坏的一只扳手  
想念在机器轰鸣下战战兢兢的日子  
凡是能想到的，在五月  
我都一一地过滤一下

这个五月我是富有的  
拥有那么多想念  
被我想过的那些事物  
有的还在延续，有的早已消逝  
但车间始终盘踞在那块高地  
让列队走过的产品，产生一些敬畏

## 铁与火焰

杜宏娟

黑色的是铁，明亮的是火焰  
坚硬的是铁，热烈的是火焰  
火焰拥有太阳的温度  
火焰点燃了铁的热情

制作好的模具在等候铁的到来，安静似一棵树  
大地的震颤从远处传来，犹如凯旋的鼓点  
铁在高炉中挣脱束缚，奔涌而出  
又瞬间凝固，变幻出万千形状

机器的轰鸣是铁与铁的对话  
短暂的静谧让铁回想起从前  
那些在矿脉的脉絡里酣睡的岁月  
是火焰将它唤醒  
从那一刻起，就爱上了火焰开出的花

# 江苏省职工诗歌大赛作品选登

## 建设美好生活（两首）

许仲

不肯那么快就散去热量  
让嘈杂的施工现场因有了问候而显得情趣盎然  
他的手套面罩和厚厚的工作服  
始终在三大工种的眼睛里明亮闪烁  
而他的目光却一直很低地看着自己  
像看着那些沉默的铁  
并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内心照亮

**甲方例会素描**

一些问题在14时30分围坐下来  
汇报开始，铝合金先说吧  
阳台栏杆在奋笔疾书  
八月站在窗外，阳光明媚  
咳嗽一声，外保温推了推眼镜

我们从不同的故乡

怀揣梦想来到同一个车间

虽然工作很累但却很快乐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沙子文在一次生产事故中受了伤

小李回老家娶完媳妇再没回来

刘文武和任小丽分手后去了无锡

后来，我跳槽去了另一家工厂  
“我们”就变成了我和新同事们

指导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诗刊》

主办单位：江苏工人报社

## 撕裂

徐会吟

你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想着重重的心事……

工地上，王二狗受了伤  
自己要选个时间买点水果到医院去看看  
毕竟是乡里乡亲的，跟着自己出来的  
老家还有几亩麦子  
这个时节也应该收割了  
不知75岁的老父亲料理得怎么样了  
二舅公这个月过生日  
份子钱是500元还是800元  
这事得与老婆商量一下……

您想着这些  
全然没有注意公交车的停停走走  
没有注意车窗外的人来人往  
当然，更不会注意到  
我在你身后，用手机拍照的咔嚓声

艰辛的劳作撕裂了上衣  
不要紧，这是农民工的标配  
快速发展的城市撕裂了乡村  
不要紧，你以自己的顽强融入城市  
无穷的劳累撕裂了自己曾经的梦想  
不要紧，孩子的成长就是你的希望  
尴尬的日子撕裂了幻想中的人生  
不要紧，每一滴汗都会成为记忆的珍珠

没有撕裂的人生反而是残破的  
勇敢地面对撕裂，才是真正的勇士  
无情的撕裂，便会有坚韧的弥补  
农民工兄弟，你们就像乡下粗壮的柳枝  
折了断了，不要紧  
只要插到水边，生命就会年年青绿  
你以自己的坚强对抗撕裂  
你以自己的付出缝合撕裂  
你以自己的劳动与创造  
将撕裂变成你人生的一面旗帜  
那上面写满艰辛、充实与光荣